



中国士兵涉过溪流,前往滇西怒江前线(资料图片)

滇西,河谷纵横,云蒸霞蔚,物阜民丰,曾为汉之哀牢,唐之南诏,宋之大理等古国所在,不啻为钟灵毓秀、人间乐境。然而,70多年前日寇肆虐,滇西净土不再。今天,我走进滇西,那幸存于世的抗战老兵、见证硝烟的耄耋老翁、在口耳相传中延续家国之恨的青壮男女,那火山石上的累累弹痕、松山群峰间的遍地堡垒、滔滔怒江里的沉沙铁戟,无不讲述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痛点”——

这还算是人吗?

1942年夏,西南国门破了,鬼子来了。白家河12个村民被吊在树上,下半身浸在盛满水的汽油桶里。几个鬼子不断往桶底的火堆里添柴,随着水温上升,村民双腿发红、发白,继而煮熟,直至腿肉脱离骨头上下翻腾。再后来脚蹠骨散了,膝盖骨散了,只余几根筋脉微微浮动。躲在后山的村民,今天提起此事眼泪就止不住,“永远忘不了那些人发出的凄惨叫声啊!”

腾冲芒棒乡蛮乃村,正在捉迷藏的幼童官三被鬼子从草垛里揪出来,活生生地将生殖器割下丢入火坑,晕死的官三后来虽被村民救活,但仅用“终身残疾”几个字就能概括一个男人无法容忍的残缺与侮辱!松山脚下,农妇张凤英下身瘫痪无法逃离,鬼子将她轮番强暴。“人”恶还不算,竟又使出兽恶,指让军犬施以兽奸。屈辱的张凤英拼死抱住军犬投井而歿。拴军犬的铁链被村民打捞上来,至今挂在滇西抗日纪念馆内。腾龙公路旁惠仓村水磨房,鬼子用刺刀正在磨房的新婚媳妇郭敏琴衣服挑开,找两根木棒将她绑成“大”字型,30多个鬼子对她进行了最疯狂的轮奸。变态的日本兵还要“研究”一下中国妇女的生理结构,将郭敏琴的嘴唇、双乳、臀部 and 阴户一刀一刀割下来。最后,竟将一把刺刀插在这个无辜女人的阴户上。

鬼子不满足于排枪射杀、刺刀戳戳、油锅烹煮、盐水灌喉、锯子肢解、掘坑活埋、乱刀活剐、活体解剖等杀戮中国人的手段,他们利用当地盛产的大

竹,创造出“蹦竿甩死”法,即把抓到的远征军将士、华侨劳工、村民肛门刷开,拉出肠头绑在竹尖,借竹杆弹力一次次将肠子甩出,让人求生、求死概不能。

更惨绝的是,鬼子大量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德宏、腾冲等地先是几个人得病死去,后是几家人、几巷人、几寨人得病死绝,再是大面积传染,许多地方户户空室,村村闭门,一派凄风惨雨。腾冲村民柴春然幼年时不幸感染芥子毒气,双腿红肿、水疱、溃烂,常年靠烧油、打火、刀割减轻痛苦……

罄竹以录日军兽行,难书难尽。古人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从上述暴证罪行,我实在看不到丁点的人性。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日本兵泯灭了人性?走访中,有一张照片和几个小白瓶子引起我注意,这或许能提供“人之所以为畜”的答案线索:照片记录了1941年日本新泻学校男女学生裸体上课的情形。看着这群正值豆蔻年华的孩子,接受着“军国女性”的培训,我茫然不知所措。这是在以怎样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制度引领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小白瓶子约莫指指大小,残破的包装纸上依稀写有“进军之友”字样,其主要成分就是现在常说的“冰毒”。为了让士兵始终处于癫狂状态,不知疲倦地持续战斗,日军大量配发“进军之友”,不少士兵因过度服用冰毒而出现“战争综合症”。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军国主义就像无所不食的恶魔,吞食了无数无辜的生命,也吞噬了一伍执行者可怜的靈魂。

国难与忠魂

死有重于泰山,百战蜚声垂不朽;魂兮归来绝徼,万方多难赋同仇。置身国殇墓园,我心潮澎湃。似乎看到70年前“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争自由”的先烈们迎面走来。

“老鬼冒险生来惯,总向人间险处行。”李根源,走在最前列的老者,方面

大耳,声若洪钟。这位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领导辛亥重九起义的民国元老,年已63岁。得知滇西沦陷,立即上书成立“老子军”西上抗日,被婉拒后又把云贵监察使办公室设到保山前线,誓与滇西共存亡。在《告滇西父老书》中,李老疾呼:“保省即是保国”;“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面对奔赴前线的数十万远征军将士,老人神情激昂,挥泪跪下致谢。他先后4次为烈士建造英

彰气节,勉励青壮杀贼抗敌。他立于观音寺前的千年古杉树下,仇瞪城头鬼子的太阳旗,绝食数日而亡,双目不瞑……

户户赴国难,处处忠魂烈。在滇西,又何止是“好父母教儿拿起枪,好妻子送郎上战场”!无数父母送走儿子、妻子惜别丈夫后,转身便投入抗战大潮。看呀,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鸡毛信加手铐”发到了沿线17个县和设置局,它是行政公文,也是宣传动员书,更是军

若许悲壮若许哀

——重走滇西战场 □张桂柏



穿草鞋的中国远征军(资料图片)

雄家,力主修建了国殇墓园。

站在李老身旁的,是“富有正气的读书人”张问德。这位62岁面临危受命的“抗日县长”,手拄藤条拐杖,六越怒江,八越高黎贡山,其间数日断炊,中途坠马致口鼻流血、右手脱臼,历尽千辛万苦,无论鬼子如何追剿,他始终将“抗日政府”钉在敌人的心脏、树在群众的眼前,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日军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企图以信函拉拢诱降,老先生不卑不亢,复以著名的《答田岛书》,散文悲愤揭露:“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遮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铁骨铮铮的张县长,末以自信的口吻预告了日寇的最终结局:“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

六十二三,含饴弄孙的年岁,不愿亡国灭种的两位老人毅然站到抗战最前沿,用不屈的靈魂谱出了最动人的乐章!他们是伟大的,但绝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最年轻的。直到今天,腾冲城郊绮罗乡的村民,每逢清明都会自发到千年古杉下“祭忠魂”;曾任清军右营守备的寸大进,其子寸性奇将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88岁的他,眼见腾冲沦陷、国土沦丧,心如刀绞,恨已年衰、无力报国,决心以死昭

令状。以往有过吗?没有!要求严酷吗?严酷!民众理解吗?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至封疆大吏,远至山野乡民,无不在这别具一格的动员令下纷纷行动起来。汉、彝、白、傣、苗、傈僳、阿昌、景颇、德昂、回等11个民族齐上阵,崇山峻岭上烟尘滚滚、钉锤声声。大部分青壮男子参军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儿童便成了筑路主力军,他们肩挑马驮,逢山开路,遇水修桥,用血肉筑成了“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再看,怒江西岸柴坝渡口上,从高黎贡山吊下条条黑线——那是数不清的妇女运粮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她们胸前坠着婴儿、身后背着军粮,套鞋、裹脚布已被泥泞陷脱,步步踩在乱石堆中,行行血印艰难前行。骤雨袭来,急忙将粮袋转朝胸前,将婴儿转到背后,躬弯着腰,任雨水顺着婴儿、后衣襟、粗布裤灌流而下,婴儿们被江风冷雨吹淋得哇哇乱哭。正是她们上山下山,江东西江,越岭渡水,才将60万斤军粮从户帕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将士口中。这就是不可忘却的“户帕运粮”!

滇西战场,还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南侨侨工。1938年底,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招募3200余名华工回国服务。这批侨工毅然抛弃

海外安逸生活,奔赴国内弥漫烽火。其中亦不乏“木兰从军”新传奇: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侨家庭的李月美,女扮男装应征回国,常年冒着炮火,驾车驰行在滇缅公路上抢救伤员、抢运药品、输送物资。在《告滇西父老书》中,李老疾呼:“保省即是保国”;“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位“帅小伙”竟是女儿身。

说到援华,不得不提美国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这支队

无抵抗敌人命令,他脚底抹油,又溜了。偌大的腾冲城群龙无首,民众举家逃难,昔日繁华街道霎时空寂。

腾冲,徐霞客游记里的“极边第一城”,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城墙皆以当地特有的火山石堆砌,“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墙面光滑,质地坚硬,富有弹性,炸弹落到上面要反弹数十米才爆炸。如此“铁城”,怎么就被百十个鬼子轻易占了呢?

说起“逃跑县长”邱天培,他在内地抗日高潮时上任,就职伊始大谈抗战。谁想,正是这个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将腾冲拱手相送。

在滇西抗战纪念馆里,有一口破底的大锅,四周密密麻麻全是弹孔。馆长段生植讲述了这口大锅的故事:腾冲沦陷后,多地自发组织了游击队,在日军第二次扫荡时,游击五连转移到姊妹山忍饥挨饿7天,濒临绝境的队员们从山坡上逮了两只羊果腹。地主孟连武得知自家的羊少了,将游击队行踪报告鬼子,鬼子据信占领制高点。等到锅烧热、羊煮熟,队员围坐待食,鬼子枪炮一阵打来。除一名“童子军”被老队员用身体盖住外,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

外敌可恶,汉奸可恨。正是有孟连武这群生长在中国土地,却甘为侵略者当走狗、做汉奸的败类,才使国家和民族遭受更大的苦难。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为提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竟袒护大汉奸钟镜秋,上演了“村民联保”的闹剧,他还大抓奸人做“汉奸”,榨取所谓“赎命钱”,而那些真汉奸贿赂了钱财则被开脱逍遥,甚至摇身变成功臣、当了军队教官。不择手段的霍揆彰到省城做了官,却在昆明又指使人做下了暗杀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案,成了迫害民主人士的罪凶。

“忠奸若不分明,安邦治国何据?”张问德老先生的话语似乎预告了国民党的倒台。当年警示犹在耳,今人岂能不悟之。对于奸伪,已经清算了的,当再诉劣行,吸取教训;还未及清算的,更当揭露其丑,戒或者,警后人。

亦有一组数据让我触目惊心:三战龙陵,毙敌10460人,我方伤亡28300余人,伤亡比例2.7:1;光复腾冲,歼敌2000余人,我方伤亡1万余人,伤亡比例5:1;收复松山,歼敌1300余人,我方伤亡2万余人,伤亡比例17:1。这样的数字,罕见哪!中国远征军作为国军精锐,何以如此不堪?原因很多,但将帅贪功冒进值得细悟。一攻龙陵,在敌情侦察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进攻,被日寇拦腰截击,打头阵的八十七师半数兵力在冒进中牺牲;二攻龙陵,身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急于求成,不顾不虑腾冲、芒市两侧日寇增援,部分队伍刚攻入城便急忙忙报捷邀功,结果是重庆和美国方面正在庆贺之时,龙陵再入敌手,笑柄国际。

可叹!可叹!70年前抗战事,若许悲壮若许哀。而今,还能让那场献出了千万生命的战争悲剧重演吗?

“逃跑县长”

走在滇西战场,除了悲愤与激昂,总有那么一小拨人让我喟叹不已。

《腾冲地方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一百九十二人,不费一枪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冲。”与其讲被日寇占领,不如说拱手相送倒贴切些。

当日军侵入国境后,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绳武不作任何防御部署,匆忙将搜刮的鸦片烟土运走,在第一时间跑了。县长邱天培在龙走后召集会议,尽管会上通过了爱国人士提出的沿龙川江布防,拆毁腾龙、龙安两桥以阻日军的建议,不料邱天培半夜带着自卫队也逃了。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退到腾冲,当地人请他留下统筹防务,谁曾想刘伯龙振振有词:本师长仅有收容滇兵之责,

腾冲的虹

□王童



腾冲战役(资料图片)

杀”——目的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彻底压垮中国人。而中国人多年的“恐日症”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如此,腾冲歼灭战的意义才非同小可。

客观地说,腾冲战役所歼日军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由于日军据城(这城墙是由坚固的火山岩石构成)据壕死守,每一个角落被攻下都不易,日军的堡垒不下300多个,有的干脆就建在树洞里,说日军在全城布下了天罗地网,一点也不过分。说日军给我军也来了个“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的“地道战”也是名副其实。日军以“武士道”精神死战不降,逼近时则以刺刀展开白刃战。但就是面对这种易守难攻的城池,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对手,经过在印度整训的中国军队,一反疲软涣散之态,进行了惊天动地鬼神的“丈夫壮气须冲斗”的横刀立马!以至战后60多年,当年的远征军老兵仍会伸出大拇指自豪地说:中国人是这个!为此,让我们再来看看参与此战的霍揆彰留下的文字记载:“经二十二日之血战……我军冒敌浓密火网先后登城,对城上之敌堡垒,以对壕作业逐次攻击。至未号始将东南三面城墙上之敌大部肃清,于晨开始向城内之敌攻击。我预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各部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城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

焉展开,惟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部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撼,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嗣以各部损耗惨重,而各级预备队既早用罄,又无援兵以济急需,不得已将原在南甸、腾龙桥阻敌增援之一三零师调入腾城,用增实力苦战若干昼夜,所赖将士忠勇克敌致果,业于九月十四日将固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青白之旗乃复飘扬,因隆重镇,同声庆幸……”霍揆彰的记述与后来史料的验证似有些出入:此役,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100余员,士兵6000余名。虏获野山炮7门,步兵炮6门,迫击炮10门,重机枪19挺,轻机枪47挺,步骑枪千余支,汽车20余辆,有无线电机25部及其他军用品无数。

互为映照的是,日军方面对此役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据日本《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部战史丛书》所记:“……敌军在经过一周时间的进攻准备之后,在得到有力的火炮和飞机支援的基础上,敌军试图施放烟幕弹,利用云梯翻越城墙,或者利用坑道对城墙进行爆破,对守备队发起汹涌的攻势,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城内猛冲,面对敌军如此凶猛的进攻,守备队官兵在各个阵地与

敌军进行了惨烈的枪战,双方苦斗了数小时,到12点,守备队终于成功地挫败了敌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守备队又损失了包括三名军官在内的许多士兵。8月15日早晨,第一九八师开始对西北角的拐角楼阵地及东北角的饮马水阵地发起了进攻,不过这些进攻的敌人同样被守备队击退了。8月16日,遭到很大损伤并被击退的第一九八师主力,将进攻方向转移到西南角方向。至此,远征军将进攻的重点完全转移到了西南角,并集中兵力向西南角阵地再次发起了进攻。当时,守备队虽然英勇地进行了抵抗,但战斗力已大大减弱,毫无能力顾及不断增加的损伤,而且官兵们还在不断地被击倒。面对敌军排山倒海似的反复猛攻,不管守备队如何英勇顽强也难以抵挡,最后不得不放弃阵地,被强大的敌军所击退……”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战役结束后,日军大本营并未斥责这次失败,而是通令嘉奖了守城“玉碎”的全体官兵。正因为如此,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的战例,才更凸显出中国军人舍生忘死的豪迈之气。

腾冲攻坚战是中国远征军整个滇西抗战、包括来凤山、松山、龙陵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打通了西南国际运输线,消灭了入侵滇西的

日军共计2.1万余人,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其意义不言自明。这些会战,中国远征军实际上啃了最难啃的骨头。然而,时隔60多年,当我们这些后辈再次来到这已被称为旅游线路的城市时,战争的痕迹早已不见,环绕城市的元龙阁、叠水河瀑布、热海景区以及火山公园和槟榔江边姹紫嫣红的杜鹃花世界,依然吸引着游人。城内腾越广场上,人们在兜售玉石、普洱茶、翡翠等特产。但当当地人一提起中国远征军的战绩,都会赞不绝口。当我们来到“国殇墓园”时,所有人都肃然起敬、脱帽献花。这里葬有8000名远征军烈士,还有19位美国盟军的遗骸;有盟军陈纳德与史迪威将军的塑像;有布什总统为此役是中美两军合作明证的致敬信。相对于众多已成孤魂野鬼的中国远征军来说,葬在腾冲“国殇墓园”中的远征军将士算是幸运的了。这墓园的建立,首先要感谢激岁月里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正是在这位当年63岁的长者战后的倡仪和奔走下,腾冲才有了这引以为荣的烈士墓年的殿堂——而李根源题写的“碧血千秋”四字也永存史册。有感于中国远征军靴刀誓死的精神,在腾冲光复之际,李根源先生就慨然命笔:八年浴血抗天骄,杀气如云万丈高。



腾冲战役(资料图片)